

好大一棵树(上)

□ 刘长彦

忽然想去看看那棵老槐树。老槐树在拆迁后的围墙里。从府前广场东侧“虎西牌坊”进去，走过无人问津的关帝庙，老槐树赫然屹立在拆迁后的断墙残垣中。

真是好大一棵树！在树下仰看，但觉一股拔地擎天擎天之气。粗糙的黑褐色树皮，裹着厚重的历史底色，围不拢的树身肚腹已显中空，裸露出沧桑春秋，躯愈老愈挺拔高古，枝雄奇蓬勃。春风此时还没唤醒，槐空枝杈向天，仿佛正向着天幕挥洒热烈的记情感。

那些我曾无数次从树下走过，走向老槐北边，拆迁前是一条悠然的十字小巷。巷口一排青砖长房，房檐上挂一木牌：药材公司中药批发部。那年我二十岁，高中毕业后当过一年代理教师，不安于三尺讲台来这里当了一个临时工保管员。

批发部里两道长长的、铺着印花塑料布的水泥柜，柜面上挂着各种奖牌，绘有栩栩如生的老花鹿和花卉版画。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事业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。”毛主席的话被雕刻成匾嵌在室内山墙上，昭示着当年中医药事业的岁月。

每天上班后的首要工作，是要填饱那些张着饥饿大嘴巢般密集排列的三百多个水泥药柜。我步履跟一前一后从中药大库拉来沉重的中药麻袋和席包，倒包，灰黄呛鼻的中药药尘还在柜口升腾，一沓沓提货单据已摆在面前。当年这里是县、社、乡三级医药赤脚医生唯一购药窗口，验、收、倒和提药，我常常忙得顾不上喘气，顾不上容片刻喘息。那时中柜中药人碗里的甜酸苦辣咸，大概都有我落进去的。

回顾那段时光，虽忙碌，却感到充实。包罗万象的品种，苍苍树木，青青芳草，灼灼花朵，山中珍，海里珍，牛头角，麝鹿腹中香……应有尽有，充盈了我，丰富了青春。至今回味，麝香、檀香、沉香、丁香、藿香、茵香、香附、香橼……浓浓中草药香还在往鼻孔里钻，钻进五脏，钻进六腑，一直嵌进骨髓。

中药批发部窗外是药材公司后院。幽静的庭院有序种着黄柏、杜仲、银杏、枳壳等药树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斑驳的光影。常常有一只黑白羽的花喜鹊落在台旁的果树上，尾巴一翘一翘唱几声单调的歌，身背越过中药库的屋脊向老槐树那里腾跃飞去。院中“文革”时的主席台，挡住了看向南大街的视线。主后是牡丹、芍药花圃，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后，风仪的芍药花又分外惹眼。我曾把药柜中的二丑籽种进花圃里，只有两株牵牛花藤爬过了门房老赵的锄头，牡丹的浓荫里钻出来，在旁边的枳壳树上七缠八绕到主席台顶倒垂下来，开枝散叶，喃喃啾啾吹响喇叭喇叭。

主席台上没有主席像，代之一幅山水油画，具文化文忠先生手笔。台两侧配一副楹联：
精乌街来回春药
丹朱育就栋梁材

主席台下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花盆。头发已经花白的章经理忙活着将花盆挪来摆去，一边习惯地“咳，咳”。会计室的算盘在他咳嗽中噼里啪啦打的脆响。忙扫去洒落在柜台上的药屑，要让他进来看见肯定发火。这是一个强势的、从不嗜烟酒的人，他时，这个不大的县城公司被树为全国医药行业的典范，他的名字被省报头版加编者按宣传报道。他曾随全国双学英模大会，留下与华国锋、邓小平等中央合影的一幅值得炫耀的大照片。他曾有许多浪漫设老方山上建人参、黄连、牡丹、芍药、连翘种植基

养百头梅花鹿；造中草药电脑自动配药机；在半山划万亩酸枣林，百亩种植场，将公司小宣传队扩展且净丑行当俱全的大剧团，演出曾进省城，设想进……

然而这些都随着他的升迁调离，大都成了早谢花结果。我的工作调到了公司办公室，许多时候和他面对说，我记。他曾许诺说弄个临时工转正指标，我感

自驾游最大的优点就是随走随停。在前往延安的高路上，一块大牌字吸引了我的目光——路遥故居，路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作家，他的《平凡的世界》人让我不知发了多少感慨！

去不去？”热心的同伴问我，“去呀，当然要去，路遥有不去的道理，必须去”。就这样，一行四人从延川高速，跟着导航直奔路遥故居。

路遥故居在延川到延安国道旁边的郭家沟村，离延城大约五公里。从国道下来，路面开始变窄，进入了小道。路遥故居并不像想象中的大景区那样喧嚣，巨大的广告牌竖立在路旁，并没有看到景区常见的类景区的标志。进镇去王油坊的停车场，极不起眼的

激地连连点头，却并没等到他这般行事。

熙熙攘攘的县城南大街，一个跨黑色人造革包的人匆匆走过，他是王经理。他已升迁到长治地区，他的名字又紧随着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，不同的这次却是他负面的报道。他的问题放到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，但在那时却把他从人生的巅峰拽落到了谷底。他没朝公司这里看，头一直偏向一边，好像在欣赏街对面财贸部和商业局挂的的黑体字招牌。我目送他走过排着队长领供应粮的城关粮站，走进熙熙攘攘的南大街人流里。人群中他雪白的头发很是显眼，黑色人造革包在背后一晃一晃，仿佛在替他诉说什么。

素来不大管事的温主任成了一把手。与前任不同，性格温和的温主任几乎没脾性，采购员老申调侃他是一壶不冷不烫的温开水。然而好人没好命，一场大病过早地给他生命划了句号。

好调侃给人起外号的老申，也有人送了他个外号：轱辘锤。不过看老申偌大年纪，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。看着胖胖的穿一身黑毛毡的老申慢吞吞走过来，想起南大街当年卖小整饼人手中那油晃晃骨碌碌转的小杆杖，我就不由想笑。老申也笑，说，不要瞧我走的慢，全国各地都串遍。老申是个老采购，一年四季在外面跑。他在公司楼上有一间单人宿舍，我好去他那里听他海吹乱侃，谈笑中他带一种狡黠的诙谐。记得好去他那里的人还有晃杆、老郭、六则，我们在一起打扑克麻将，赢烟。“哇啦啦，又输了！”老申嘿嘿笑着，捏捏空了盒子的“黄金叶”，掏出钥匙打开床头的木箱子，慢吞吞取出平素自己舍不得抽的“墨菊”。

别看老申总是呵呵笑，其实他这个人心里重，记仇。一天，老申叫我去他楼上的宿舍，说要我帮他写一份告状材料。

“告状？告谁？”

“狗，黄狗！”老申愤愤然。

看我一脸惊愕，老申嘿嘿一笑，却不解答，转身去倒水，沏茶，翻动火炉上烤的滋滋作响的烧饼。这是当年在火车上卖五分一个撒有椒盐的烧饼，很香。窗外，南大街的喧闹声透过玻璃缝一波一波地传进来。老申隔壁是公司的会议室，当年每天早晚，全员职工都要到这里集中两个小时班前班后的“天天学”，传达红头文件，学习最新最高指示，宣布一些让人听了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情。老申很少参加，除非领导差人叫。“文革”初老申在这里曾被当活靶子揪斗，罪名当然与他平时好“喋凉话”有关。狡猾的老申早早把头剃光了以免被揪，可偏偏有人不依不饶，这人就是黄支委。没头发揪就扯耳朵，老申耳



發福函

刊头题字：李雨农

清明

□ 宋志刚

春暖郊原百草萌，一年一度又清明。神州今日皆俗举，游子归乡诉祖莹。

清明节

□ 解新国

清明回故祭先宗，游子途中步履匆。跪拜坟莹燃爆竹，心酸难忍泣哀声。

清明祭祖

(外一首)

□ 薛继斌

清明雨霁净无尘，草径遗珠白似银。墓上诚焚香两柱，碑前敬献酒三巡。谆谆教诲平生事，萋萋慈容梦里人。列祖不知何处去，空留泪眼祭宗亲。

契合祭英灵

清明时节悼英灵，香烛鲜花祭墓行。追忆前贤流碧血，继承遗志写忠诚。

清明祭祖

□ 胡庆文

又是一年春草劲，清明祭祖报娘恩。鲜花几朵碑前敬，美酒三杯冢上斟。泪雨婆娑浮幻影，愁云暗淡染黄昏。梵香缭绕轻风送，祝母福魂佑子孙。

大美长子

□ 坦然

清明将至，回故乡祭祖。晋阳丹吾乡，此心安心乃吾乡。故乡遥不可及，大美长子，炎帝桑梓，精卫之乡；大美长子，尧王故里，丹朱封地；大美长子，西燕国都，千年古县，名胜古迹，风土人情等，都见证着长子的灿烂历史。

大美长子，归心似箭，我的心早已飞回了家园！

路遥故居小记

□ 常芳芳

两孔窑，是路遥曾经居住的地方。窑内比较破旧，没有多少装饰，衣被也是陈旧的，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困顿。墙上张贴着一张路遥母亲的照片，这是路遥的养母，路遥七岁时从清涧的生父生母家过继给了自己的伯父，就是这位养母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成长中最重要的几年。

我开始思考，如果他的生母知道路遥将来有如此十

以忍受的苦难，才写下了影响后世的不朽之作。路遥也是如此，在路遥故居的出口处，一块巨大的展板上记录着路遥的生平。他高小毕业，虽成绩名列前茅却和高考失之交臂，先是当民办教师，后又返村当农民等经历，在他的作品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当中都有影子。可见，他的经历是作家的素材来源。

我深深地为路遥仅仅42岁的短暂人生惋惜，最好、最本质、最富才情的的一面献给了社会、读亏欠了自己的妻子林达，亏欠了自己的身体，当他羸弱的身体，用生命完成《平凡的世界》后，迎来了自己妻子林达的一纸离婚协议和生命的结束。

关于路遥，我思考了很多。人，到底应该怎样去过自己的一生？我觉得没有标准的答案。不管怎么说，从性来说，路遥的人生是厚重的，那些曾经的苦难归咎变成了永久的精神财富流于后世；而从他个人来的人生又是悲苦的，只是尝到了苦，却没感受到甜。

在路遥故居的出口，两名工作人员也许看到了参观者，对这团感兴，热情地邀请我参观。